



顏語陽秋卷第十一

冊陽寫

立方

常之

禮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歛退就新懦趨營慳
 前猛此陶淵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
 他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尚須勉
 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尚未決也至第十
 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寔冥茫
 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
 深至第十一篇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
 弄芳蝶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
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
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
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貞有
赤松子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貞有
請僊之目而固為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
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
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歎已之不
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王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
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燦晦冥起風雨

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閭者怒人間門戶尚
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躡乎太白忤楊妃而
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其
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綠
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為知理者而於仕宦升沉之際悲喜輒係
之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
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
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為
忠州刺史未為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

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
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
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
軒鶴亦長精神觀化數詩是未能忘情於仕宦者
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
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
欲之心切則通夕為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
為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
奏章為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鷄亦吐

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在
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者愈甚是
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
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
尤切何耶

即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擢子厚為禮部郎與
蕭倕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
部員外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恠怒娼嫉其
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
詭不已如贈蘇侯云為郎未為賤其奈病疾攻寄

薛據云雖云尚書即不及村野人復怨云才覺省
即在家須農事歸而入六第宅云今第雄軍佐元
才污省即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
秀上人詩云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
訪策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即是老
一即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
是也至於轉正即則云止陪鴛鴦居清秩濫應星
辰晚上天省中作則云未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
唐是注年是亦未免於術詭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以無

想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於想爾而商浩乃
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乃是豈出於想耶周官
有六夢蓋非止於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泰少游
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
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嘗得吉神物戲人良
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文當開乃其理少游所
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
世襄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及其故草袍蘆葦相
娥媚飲食嬉遊事群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
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士夢發棺勸子勿為

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於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求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煖即斥去為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蕞一紀新詔下荆葬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既至都乃復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求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贈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

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限於大阨窮躓墮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昇為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為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於蛇虺瘴癘之區可勝歎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

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
感懷詩云我念綺襦歲危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
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游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
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危從之數年始十五爾
王欽臣疑為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
逢吳叟歌云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
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待丹霄謂之執戟則
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

必纓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黃金腰九環
荅王禹玉詩云喜君新賜黃金帶故我宜為白髮
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
帶或謂未免衿服銜寵而况下於金帶者守杜子
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
而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
箱觀黑裘贈盧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
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
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
州云魚綬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又云徒

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成絲脫刺史緋云便
留朱紱還鈐閣却着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失得
品緋云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田又云
那知垂白日始是着緋年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
喜故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栽栽造賢冠耿耿水
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六云雲龍未相
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
樹至於沙苑渡之作乃有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
年之句是以傳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為

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虜龍標尉傳說所為顧如是
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虬且深盤黃鶴
舉未晚既登第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尚
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翅徘徊且鳴後昌齡
以世亂還鄉為閭丘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
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
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蔭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
何時天為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
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

曲笑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
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戎流離困躓
豈非命哉至建中靖國之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
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
元年傳聞有意用幽文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
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
谷者真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俸取乎潘
岳急於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勒等諂事賈謐每候
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為人何如也觀其作閑居賦

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
題為巧官之目遂慨然歎曰巧誠有之拙亦宜
觀岳此語尚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
誰謂晉京造室邇身實遠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
劭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
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
塵矣而任官卒不達誠可以為馳騫者之戒也嘗
有叙云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入徒官一進階再
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
拙者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中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堦
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
栽首着空教楚客詠江籬即君官貴施行馬東閣
無因再得窺蓋令孤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
致通顯畧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
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
裕黨也商隱與二大暱甚故綯以為忘家恩放利
偷合者是綯惡其異已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
自解綯雖與一大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
朋黨廷及播紳四十年而二李為之首至綯而滋

戰綯之志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綯是不能
癸巳也

杜子美云鍾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夫豈可強
也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蚕室徭康就
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
有巢許何不從之游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
云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蘇其可憐黃綺
入商洛閑卧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
樂天果能捨被而就此不世之人乾沒於名利之
場鮮不陷於甌難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饑寒而不辭意在進為者雖奢食而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任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我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慙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廬門邊贈韋參軍去布衣不得于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免苑為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臯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策調封丘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樵青袍畏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

艱窘而喜去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邪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諸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微蕭俛力請於前途言王涯力請於後唯裴度以謂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栢水西賊星落梟雉夜飛林木惡

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
通化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
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
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是也未幾李
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度遣馬愬先入蔡明日
統洄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
之詳矣批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
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塗中重拜台司愈
作詩云鵝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
雋功如此憲宗儻祇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

而敢桀乎乃信用程昇皇甫鏘之徒乘豐碑設
度卒不能安於相位故度嘗有詩云有意効承平
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遠
在思深命轉輕益梅非擬議葵霍是平生白日長
懸照蒼蠅慢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
則已無輕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撻猛
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僊人隱玉壺則意在
隱遁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頽川水有口莫食
首陽蕨舍光泥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

在進為也。達人天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為禮部尚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
寄其詩乃云：經目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
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是勸其早休
也。洎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為詩勸之曰：功名不
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
有南遷絕海之旣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
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
志莫相違之意，以動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誡也。
為重嗣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為之屬，乃得石洪

慶士為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為詩曰：長把種樹
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
吏，隱非隱，故於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
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
人有門一社，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
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於漁釣，似無心於仕宦者。觀山
中言事詩云：山禽釣食無知己，窺鏡得多鬢欲空。
別胡中丞云：火曜赤白尾，瑞出羽翼應從肉。上生
等語，豈全忘情者耶。題其詩云：九霄無鶴

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惜其隱道之言爾

王績作彼召謝病詩云
披裘負薪如秋直剪竹皮中鶴
警琴亭夜鶴啼酒甕春顏回
惟樂道原憲豈傷貧
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為喜乎
坐獨詩云託身千
載下跡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
翻覺實成虛詠懷
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
日落西山暮方知
天下空贈薛收詩云
賴有此山僧教我似真如使
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
績有得於佛氏者
甚深也

昔太公酌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張

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
嚴光釣於七里之瀨而滕白以為釣名
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
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丹陽葛立方常之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
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
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卑終非
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此中有真意欲辭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皆寓意高
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
能達道何耶東坡論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
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肯趣觀其吾學空門
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
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
及哉其遣病詩云况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
復就此去留何所縈前身為過迹來世即前程蛻
骨龍不死蛇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
控搏化為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
留意於此而吊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
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齋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
生落其內何者為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道釋者
不能道也及觀其自譏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
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
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啖炙遠矣白始學於
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
山君得真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
則此心豁然更無疑滯矣所謂啓開七窓牖託宿
掣電形是也後又有談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唯
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

始知金僊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遂矣
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僊骨本微靈鶴遠法心
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
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
云水深魚避釣雲迥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
歸詩則云怜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
渾亦有逃儒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廢將
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
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

花寂尔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
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脩養之道有曰寸
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
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太陽墻聞三嚙隱隱如轉
磨此鍊炁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
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賦
及養生論龍虎鉉永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於
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

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
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
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
一事大哭遜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
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
知主人若苦今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
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
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拙老詩云溪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
谷作人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
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
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
同化亢是告之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
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
學勞師忽欵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酬惟悟
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欵
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

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友舍
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
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為亡人追福果
有益乎荅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
法文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
當不妄棄以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棊久之不
出已而非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
事業問其所以棊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
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為感事詩曰僊境不可到誰知僊有無或乘

九班虬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涂又
為僊草詩曰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僊書已恠
妄此事况無文則凡神僊之說皆在所磨也而贈
石唐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為維陽客偶向岩前坐
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
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字
堯社日有許昌齡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
邀致刑舍與語豁然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
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
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揚實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
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
嵩遂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曉四時別林藪
戰秋千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忘
形骸又與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
如如即相非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
於篇詠者多真仙語如仙莖屢墮三危露真館常
開四照花鵲炷曉烟飛玉同琅池秋水接星槎又
云鍊成真炁發雙華還向囊中祕玉霞况水夜潭
龍飾劍弄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

方外言詮行於世上湖集二十卷七陽酬唱三卷
隱居唱和十卷藏于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劔已三奔則不為
無意於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
瓊瑤則不為無意於神仙者是以登葛嶺山而思
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
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
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嘆哉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
亦可謂癡絕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乘華殿

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
寓縣又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
武帝所為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
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尔麾
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僊之
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嘗干重瞳子不見龍準翁
茂陵秋風客望祖猶儀靈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
逢言安期尚不見高祖而首見武帝乎其薄武帝
甚矣具筠覽古詩云嘗稽真仙道清寂無礙頌秦
皇及漢武焉得游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

崇高與久遠物莫然兩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
根安期反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旨
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
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
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嘯
陶彭澤聞鐘暗皺眉籃輿息回去已是出山還視
彭澤又高一着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實之大藏所以傳佛
心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

有而真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
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
莫雜小乘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云
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
孫傳於身後名亦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聞葛玄之第
子鄭隱得其訣玄之從孫諱洪乃加赤袒肘伏之
禮而師之於是密訣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
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山者其一也
山之上丹竈尚存人傳風雨之多有大球吞吐山

谷間其徒以為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主
者浩然頗有道業余嘗贈之四絕句云餐霞吸
烟方瞳時著青裙拜木公玉女投壺天為笑却來
綉嶺伴僊翁丹成誰羨伯陽山白犬騰空恐浪傳
未似尊師得丹訣火絛吞吐葛山前靈桃入手亦
艱勤正一門中近築勳未說趙昇王長在鵠鳴衣
鉢已輸君舊得陰符虎口岩素書添軸王函絨君
方濡筆書靈篆已有飛來青鳥啣山之下號菁村
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隣里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得食中有殊現羅

漢像偏袒右有矯首左顧衣紵畢具僧俗創見遂
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
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
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
云九淵幽恠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
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
方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
曾公衮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
是吳興清雲水直通方廣古靈源月沉濁水圓明
在蓮出河沈實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

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令藏慈感寺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
中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與之詩
云火燒水轉掃地空尖尤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
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塚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屏
挿腦高頰觀者也參無名大師為華嚴疏主譯經
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裴休為其塔銘云元和
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為七帝門師俗壽一
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
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

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起詣豈若前二澄觀布
金植福算沙窮海者之比又又有曹谿別出第二
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
名禪師法嗣之言似即會嵇之澄觀然讀云無機
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說上古無有也老子為道家之祖未嘗
言飛昇後之學道者稍知清虛寡欲則好事者必
以白日上昇歸之見於僊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
王安漢史以為自殺而神仙傳以為白日昇天有
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尔韓退之集載

謝自然詩曰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人多以為
上昇而不知自然為魅所着也故其末云噫乎彼
寒女求託異物群鮑溶寄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
藥珠經白鶴下遶香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
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拂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
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觀
此詩於理似未醇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諷錢起
云仙侶披雲集霞盃達曉傾同歡不可再朝夕赤
龍迎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臺上著霓

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
 之流乎楚雲集卷五對風回響不反尋聲之志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切
 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於記傳
 有放蛭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
 無緣之慈下士異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
 也余居溪上暇日率同志擊小舟載魚鼈蝦
 蟬命五比丘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
 捨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
 為書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捐使鬼兄滿

載獲鱗介鯢鯨未易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
 朱鱗兼小大霜鱸高貫鈎土負或粘塊輪困積文
 螺郭素走蒼蟹濕沫相胸滯自分蕒薑芥豈知惻
 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青翰收留舞澎湃跌坐
 込黑衣號佛指清瀨經飛流水篇梵起魚山喟傾
 盆帶寒藻圍周看于邁驚疑或依蒲喜躍或生嗚
 快若鷹辟藉歡如囚破械定非按人池恐是餘不
 瓜頰汝籍佛力永脫鈎網債口腹聊尔耳香餌莫
 巨愛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父亡故東坡有詩云死為長白玉名字書絳闕松
漢紀聞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
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間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
地何處無之白樂天蓮菜山王平甫之靈芝宮歐
永炳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紀其異其亦仇池長
白之類歟

王仲至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
避世如桃源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
懷十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秦并天下使恬將二十萬衆北逐夷

狄築長城延袤萬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
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溟海西並陰山
凡萬餘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城
何連連連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富國強兵
二十年歛怨興謠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癭故歐公汝癭詩云偃婦垂髮盜嬌嬰包
外殼無由辨有頸有類龜縮梅聖俞詩云或如雞
睛滿或若蟻噍並女慙高掩襟男衣闊裁領東坡
量移汝州詩云闊領先裁蓋癭衣又云汝陽甕盎
吾何恥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癭民見我亦悠悠

余嘗侍先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入飲之則成癯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於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軍馬流溺死者甚衆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

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開賊起旁絕有詩云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遂自以齊安赤壁為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

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揚州天下之樂國如帝應物詩云雄藩鎮地勢鬱岩巖城動寒角曉騎踏霜橋此教云以風枝螢苑春草闌雞臺二十四橋明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也

月明橋上看神像入生人今揚州死禪智山光好
墓田則是恋嫖此地生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
天下之重亦乘宮騎繞牙橋來遊此都竟歲骨
於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為多如謝靈運
云定山緬雲霧赤亭血淹薄鄭谷云潮來無別浦
木落見他山張祐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影
鑿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採素壁西陵木色入秋
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若子於解
鞅繫纜頃刻所見尔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家

多所謂潮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
簷多裝雁齒小航亦画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
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尚有可考

荊州者三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
或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
宮揚柳暗琴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張元齡云
裘吳地盡髻薦楚言多言蠻夷之與隣張元齡云
枕席夷三峽閑梁谿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
屋之繁富山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
楚之後宮室盡為禾黍未易興復而况秦楚之後

代代為百戰爭奪之場耶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
王宮室之盛而繼之以秦兵西來取鍾虞故宮未
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旱池
空野迥樓閣小唯有深竹蔽狐狸之句

漣水軍有真君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於石欄
又作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
泉水是也又有藍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
以惠山泉比試而惠泉翻不及余隨侍文康公僑
寄此軍二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宿惠泉不用
信知陸鴻漸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作山谷省

亦謂此也歐公再至汝陰詩云水味甘於大明井
則知天下甘泉不為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烟豈異終南色益草寧殊
渭北春蓋不忘蔡渡舊君也老杜偶題云故山逐
白閣秋水憶黃陂蓋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
閣詩云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殆亦
此意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於
篇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現怪

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
 六表弟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
 浮江沂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迂
 居詩云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
 里故園竟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及子由穎濱買
 宅坡又和其詩云劔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歸歸
 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
 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
 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
 室而居故為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清多

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與我獨厭僊思移君是時
 人陳景回自蜀君蔡故以是詩告之則是二蘇
 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后老蘇葬於蜀而治命
 捐其墓傍庚壬地為二子之藏而二子終不得歸
 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 歐永叔居官之日多然
 志未嘗一日不在穎也下直詩云終當自駕柴車
 去獨結茆廬穎水西齋宮偶書云誰為寄聲清穎
 客此生終不負漁竿呈同行三公云買地淮山北
 垂竿穎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去穎東田
 送職方云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穎水頭書

懷云穎水多年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海亭
云穎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青州書事
云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穎水傍謝石抗蘄
簞詩云終當卷簞携挑去築室買田清穎尾清明
日詩云有田清穎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
巾駕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今日我何為手把鉏
犁汝陰叟歸田樂云吾已買田清穎上更欲臨流
作釣磯觀其思歸之言重複如是豈懷祿固位者
哉老杜云非無江海志蕭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
不忍便永訣此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
人皆以佛寺為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
生徒之處後漢包咸擅敷剡淑傳皆有立精舍教
授生徒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
愉悅偃東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
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
精舍盖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
有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
之居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予自幼迨老若

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
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
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
紛至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吟借問結廬何使君
游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閑適意借問鑄者何使
君自為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
水得歐文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晉謝安居金陵之治城泊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
詩云治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主木蕙草

留芳根後為王荆公之居公他詩曰我名公字也
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
姓尚隨公至於叙其所居草不則又有詩云千枚
孫澤陽萬本母淇與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較跳
鱗出重錦舞羽墮輦玉此等句抑可以想像其林
壑之盛今復為瓦礫之場矣可勝歎哉

韓文公宦游四方險阻艱難莫匹於登華山泛洞度
之時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言華山窮絕徑倚岩
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躡澗亭有梯颺颺伶俜贈
張十一詩云蒼茫洞度岸與維雙舟霧雨晦爭

泄波濤怒相獲雞犬斷四聽
理絕誰與謀觀此尚
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
以靜石中本無聲如
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
信云然桐本異質音
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
相因緣二詩意頗相
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
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荆公倅舒與道人文
以就弟安國擁大遊石
牛洞翫李習之題字聽泉而
故有詩曰水冷冷
而化出山靡以而旁圍欲窮
而不得竟悵望而
空端元豐間曾直嘗至其處
亦題詩云司命無心

捕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
而不度高為倦而猶
飛蓋効其作也見無外續楚
詞載荆公詩以謂二
十四言具六藝羣言之道味
故與經學典策之文
俱傳未晚其說也

烟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
而辭此者鮮矣謝靈運
為永嘉謝元暉為宣城境中
佳處幾植玉馬游歷
殆遍其詩詠甚多然終不若
隱遁者藜杖芒鞋
之為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
我行雖紆紆組無得尋
幽蹊版橋詩云既歡懷極情
復叶滄洲趣自謂兩
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
之曲且松下喝道李

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於鼓吹乎韋應物歐永
牧曾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白鳴驪響幽
湘前旌耀紫闕永叔則不然遊石于澗詩云麝麝
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
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遊山當如
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詩也若周穆王者勞
民費財從事於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
年應詔觀北湖詩乃云周御窮歡跡夏載歷山川
蓄珍豈明懸善游也聖德待遊曲阿詩又云虞氏

載帝符夏訪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是
聞人君遊豫流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唐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衆皆不若

王丘之作為工如花繆前茅仗霜後殿戈戍雲
開晉嶺江鴈入汾河北土分堯俗風動舜歌之
句未有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丘不以詩名觀
燕許之作慙於丘多矣至王光庭言寒隨汾谷盡
春逐晉郊來而趙冬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
郊來更相剽竊如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道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僊調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漸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為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井泉以常州惠山泉為第二東坡謂閑勞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於泉上云蠶泉由大窰終不蓄織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噴至今碑版存焉小說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

僧指昊天觀井謂與惠山水脉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過其好水殆成癖矣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歟然德裕嘗令所親取揚子江中冷水其人醉忘乃汲石城水以給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為惠泉而自欺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唐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嵒其蓋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為銘曰命之曰吾在

吾獨有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有是
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
有是天地之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蛇而
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川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為
我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
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
名獨樂嘗為記云叟之所樂者寂寞固陋皆衆所
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
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豈能專哉故其記為
賦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亦全無可取所

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於胸中故東坡獨
樂之章形於筆下與次山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
詩云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
將收才手空同足凱歌皆謂岷州之空同也杜乃
用之於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為涼州都督府
與岷州俱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
子載黃帝見廣成子於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
西至于空同成元英疏莊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
以為汝州之空同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右則是

以為岷州之空同特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余嘗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廣成城者有所謂廣成廟者宣和間太守林時敷嘗以是奏請建道觀詔從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亦以為黃帝問道之地益也的揚而盧正接爾雅之說謂北戴斗極為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惟誕之言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

丹揚

葛

立方

常之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為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月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漢王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米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况着痛快處遜法豈能盡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日苦誰與美畫地
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餽水如此等句似非知
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八年
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
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
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為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
不盡者歟

王季詒自謂宿世緣詞客前身真畫師故寶象所著
畫論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

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
秀整豈他人之可並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
王維畫孟浩然像繪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
云維常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
吟曰挂席數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郭始見
香爐峯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於素軸又有太
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之人
獻神馬八疋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
師好異典鄂山人閑贈金匱文李法曹好古篆莫
居士贈玉筍字此四者得非氣合不名而至焉中

園生舊任祀王府戶曹任廣州司馬金陵崔中字
子向家有古今圖書一百餘軸其石上蕃僧若中
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王右丞畫襄
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一絕故贈
焉以禪中國生畫府之闕唐正元年正月二十有
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為尚
書即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
襄陽圖尋訪之已為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商學
圖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纖軸處
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猶極神妙乘勝之狀而

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摠角
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上凜然如生復觀陸文
學題記辭翰奇絕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
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
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已不能薦於
天子因坎河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寧相
似知音事所希乃其事也子頃在金城亦曾見一
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
澤深之句今真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
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

疑余謂曰此俗工踢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頽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於此○韓幹畫馬妙絕一時社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麟駟老大腰裏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特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特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其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為伯特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祖祖甚愛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

易不敢靳也於是贖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家余婿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為余言此余因作六字四言云剛足俄然尊足蹶蹄那害全蹄躡追風奔電不妨一躍檀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亡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於足天工勅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揚公拂篋筇筇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寧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松烟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

是也大抵書畫貴習中無滯小有所拘則所謂氣神氣者遊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酒安能神哉

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數軸評翫始有啗啻之味如所用絹素九派名筆必密綴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社戲章偃為雙松歌云我有一疋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為直幹則偃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

絹辨見文粗便謂不唐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論也

魯直云小字莫非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教經或云羲之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方重度越蕭子雲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為冠絕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關唐諱是梁本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闕畫馬及畫成明皇恠不與閱

同幹奏曰臣之師即陛下內廐馬也上異之其後
蓋入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贈曹霸云弟子韓幹早
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
師內廐馬便能畫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闕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
謂音容搶奪股奇麗橫絕隴海逾濤瀾珍禽瑰產
爭牽杜名王解辦却蓋懂者也按朱景元畫錄謂
職貢圖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
爾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其神品老杜所謂我遊薛

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牒懸是也
杜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
青田真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
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
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
昧薛稷書法鴈行楮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詩
當是書法三昧中流出也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
如僊貌不同是日率來赤墀下迥立閭闔上長風
此老杜贈曹將軍詩也張彥遠畫記乃云曹霸仕
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之歌明皇御廐有馬名玉

花驄詔令圖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錄云
曹弗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秘閣之內一龍而已而
裴孝源公私錄畫乃有曹弗興畫二卷謂九州名
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
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
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
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為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
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

去非作墨梅詩云金章簪下春風面造化工成
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後之鑒
畫者如得九方臯相馬法則善矣

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
法奇占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
江寧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
摩畫在焉故也維摩詰號金粟如來虎頭者長康
小字也而釋者乃謂虎頭為維摩相金粟者釋有
金粟豈不誤哉江寧瓦棺寺建康府城之西南今
戒壇寺即遺基也按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

初置士大夫捐金帛未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遂
鳴利注百萬人皆疑之已而於北殿畫維摩像一
軀與戴安道所為文殊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
遂得錢百萬則虎頭筆蹟為當時所宗重可知矣
荐更兵火壁既不存而畫亦不可得見近歲京口
都聖與來為建康總領首詢維摩不存之曰寺僧
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人示石碣云唐
會昌中杜牧嘗寄瓦棺維摩摹本于陳穎張彥遠
刻于郡齋某因求彙穎之本又刻於南雄尚有墨
本在篋笥當以付于宜刻之戒壇庶幾舊物後端

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以為戒壇之
異事僧乃刻之

顏平原書妙天下迹其所自雖授法於其舅商仲容
然究其妙處得於張顛為多余家舊藏數碑皆用
筆清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為人真山谷所謂筆法
雖沙屋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餘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
云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銜書言羅趙者
譏莘老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按張彥遠

法書要錄云龔興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
術衆頗惑之則謂之惡札亦寃矣

虞泉作述書賦於前而竇永作述書賦於後允能書
之士殆無遺矣永稱其兄蒙書云包雜體冠衆賢
手運目擊瞬息彌年而蒙亦稱永云翰墨廝張王
文章凌班馬詩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永亡蒙有詩
云季江留被住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
者游藝絕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
史載晉庾翼真跡在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
全幅上有竇蒙審定印則知蒙精鑒博識舊矣

韓退之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華
則知留意字學者當以識字為本也顏魯公書蹟
冠當代有干祿字樣行於世者畏學書者不識字
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
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入
分受知於明皇固嘗與蔡友鄰顧文學並直供侍
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之語而謂之
不識字可乎以是二說校之則阿買非擇木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榻臨竟併與臨
本真本還其家今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

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
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
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亦有戲
贈云倉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
之嗜好耽着乃至於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
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
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
紙博珠玉之句此詩亦可以警膏肓於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
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謬雄俊是也

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
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
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
歌鴻鷹方仰聯翩賜圭自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
乎歐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竒怪之事類多虛誕
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以
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
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碣床云鼓作白剝中央心
喜遺篆猶在旁以白易白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
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
 好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
 老人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
 俱蒼鼠奮髯飲松腴刻溪玉腋開雪膚者雲天飛
 萬人呼莫作羞癡楊氏妹則知坡之所喜者貴於
 自然雕鐫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
 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
 俊僧懷素自言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謂夏雲
 因風變化無常執刀草書亦當爾凡二人筆法固亦
 出於自然而坡士公取之異如此何耶李頎詩

云皓首第草隸時稱太湖精則知顛又精於隸書
 錢起贈素詩曰妙畫伯英書能翻梵王字則知素
 又精於梵字苑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
 詞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言世人識梵字
 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喈中興
 蔡有隣亦善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
 美贈李潮八分歌云尚書擇木駙曹蔡有隣開
 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有送顧
 八分適洪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謂昔在

開元中韓蔡聶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是也
明皇八分師擇木曾於彩牋上書以賜張說

僧惠崇善為寒汀烟渚蕭蕭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
景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
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知鴛鴦相對浴紅
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二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西豚欲到時舒王詩云畫
史紛之何足數惠崇晚心吾輩許沙平水澹西江
浦竟為詩立將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王荆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

一筆終不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
亦有燕侍郎畫圖荆公有一絕云六幅生綃四五
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
與此同張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
鬢髯鍾山與此同今日還為一居士脩然身在畫
圖中

余時隨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
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
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
黃沙搗泥為之其堅如鐵然土人不知愛重宣和

問先公到官始命修整豈閑鎖納匙於郡治後
劉元忠傳得東坡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鍊
所謂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
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秋霽是也坡集載鳳翔普
門開元吳畫詩所謂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
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乎自捫蠻君鬼伯
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當是作釋迦涅槃相爾
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

丹楊葛立方常之

霓裳羽衣舞始於開元盛於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
天作歌答元微之云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
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相其
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於長歌按歌而譜可傳
也今元集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
裳霞帔步搖冠鈿纓繫珮珊者言所飾之服
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騷初入拍繁音
急節十二遍唳鶴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

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
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散序無拍曲終
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
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怜女言所用之人
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鈎欄下香按前
按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張態率娟君
莫憐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二人然明皇每
用楊太真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以
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為正鄭嵎津陽門詩注
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

府初改述望羅門曲聲調昭合按之便韻乃亦
二音則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
善月中所聞為散序以揚敬述所進為其腔未知
所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詞法曲若以為道調則誤
矣樂天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
近秋天調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歌後
文人往往指霓裳為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
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
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童

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寵尤盛自
山之亂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
常見蘇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
節又逢君白樂天云白頭病瘦泣且言祿山未亂
入梨園歡娛未足燕冠至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
梨園弟子詩云白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事
恩莫問華清今日事蒲山紅葉鏤宮門讀之可為
淒愴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於品藻高下亦
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哢難為聽今夜聞君

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清

利語錚錚背却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下

然爭柰子絃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淦城

但聽山魃語巴峽唯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

此之甚乎韓退之美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書

娥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醉鸚鵡先聽美

人歌聽歌鸚鵡詞云南國多情多艷詞鸚鵡清怨

遶梁飛又有聽吹鸚鵡一絕知其為當時新聲而

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
鷓鴣清風動窻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
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
鷓鴣曲效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益山
下蜀江清其一云瞿塘嘈々十二灘此中道路古
來難其一云城西門前滯瀕堆年々波浪不曾催
又言昭君坊漢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為夔
州刺史時所作而史稱夢得為武陵司馬作竹枝
詞誤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言唐正元中劉禹錫在

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入九歌作竹枝辭大
則茂倩亦以為武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鼓鼙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盡思入神
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為天機所到而集中
無畫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
主以畫而奉崔圓而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而荆之折盤李善云即楚舞也
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槃舞也張衡七盤
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鮑昭詩云七盤起長袖樂
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也漢

有拌舞而晉加之以盃言接盃盤於乎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槃而舞非盤旋之義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得於今者尚其遺制也韋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拍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雲慢回拋

猜態黃鸝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不而鄭在德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朶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扑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則當以二人為正今或用伍人與古小異矣

鳳將雛曲吳兢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八言鳳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

琴挑鳳將雛也。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凰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晉書樂志。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一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明眸清歌一曲。世所無。今日喜聞鳳將雛。非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文選載石季倫昭石辭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琵琶已旋製。聳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為昭君自彈琵琶。豈別有所據耶。歐永叔見揚直講文奴彈琵琶云。喬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項縮。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挿堦前菊。功曹特借乃許出他日。求觀龜殼縮亦

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琵琶已旋製。聳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為昭君自彈琵琶。豈別有所據耶。歐永叔見揚直講文奴彈琵琶云。喬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項縮。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挿堦前菊。功曹特借乃許出他日。求觀龜殼縮亦

可以想見風采矣永叔倒殘壺酒於箱筥間得枯
魚強飲疾醉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
立我前赤脚兩髻一軋七鳴雙絃正如鶻嘔唾議
者謂亦與楊家嬌兒不遠余謂永叔作此詩時已
為內相觀其所作長短句皆富艷語不應當此以
汗尊俎永叔特自謙之辭爾梅聖俞嘗和其詩云
公家八九妹鬢髮如盤鴨朱唇白玉膚參年始破
瓜則永叔所言亦脚者非誠語無疑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以陽王璿精於其事明皇喜之屢
有賞賚東坡所誦汝陽真人破帽插紅槿纏頭

三百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甫嘗以詩二十韻贈
之有云聖情常有春朝退若無憑僊醴水浮蟻奇
毛或賜鴈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嘗有詩稱
之曰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鸞騰羨其書翰之妙也
又稱之曰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羨其射御之
精也則莫可喜處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
號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
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
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橫理閉門

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所
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
唐書樂志云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
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搗琵琶則五絃之
製亦出於琵琶也樂天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
入骨愛五絃一一為君調又云唯憂趙璧白髮生
老死人間無此聲想其搗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
易企及也嘗觀國史補云人間壁彈五絃之術壁
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暇如
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五絃之為五絃也

周師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乎韋應物云古刀
幽磬初相觸千珠貫落寒玉張祐云小小月輪
中斜抽半袖紅元稹云促節頻催漸繁撥珠幢斗
絕金鈴掉亦可見五絃聲韻製作之髣髴矣

清廟之瑟朱絃而䟽越一唱而三歎豈若後世務為
哇謠綺靡之音哉揚惲云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韓愈曰已令儒人屢鳴瑟更遣
稚子傳清盃杜甫云何時醉賞金錢會爛醉佳人
錦瑟旁是皆作於婦人之手而用於酒酣之時已
非朱弦䟽越之意矣錢起為湘靈鼓瑟詩云馮夷

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云然減悲不減器新聲
更古一絃有餘哀何況二十五二公之詠於一唱
三歎之旨幾矣善哉白樂天之論也正始之音其
若何朱絃流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
稀聲不多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自
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腕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
觀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
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長於擺撚時人謂綱有右
手興有左手蓋擺撚在左手也綱劣於左手則

琵琶之妙處逝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
誰能截此曹綱手揮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
知截興奴手之妙也

自周陳以上雅鄭殺雅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
部雅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於二十八琵琶非古
雅樂也而元微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
絃中彈不出何耶按賀懷智琵琶詩云琵琶有八
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則微之之
言信矣然琵琶用於今者止於二十八調豈唐琵琶
曲聲與今不同耶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

與今樂全不同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
皆無法度觀此則存中亦有疑於其間殊不知今
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佞臣各製歌辭極於
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
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
江猶唱後庭花阿監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
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為曲左右皆
能傳唱故張祐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
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

驕淫後樂耽嗜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
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
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
贖死竟不得免 樂天為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
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
腸聲張祐集載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
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笙
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
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

脉尚温而腸已絕則是河滿子真能斷人腸者祐
為詩云偶因歌態詠嬌頻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
一聲河滿子下泉淚吊舊才人又有故國三千里
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詠一稱
十二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也杜牧之有酬祐
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
宮言祐詩名如此而惜其未遇也元微之嘗於張
湖南座為唐有態作河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
皇一唱承恩羈網縶使將河滿為曲名御譜親題
樂府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叙

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詩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終

韻語陽秋卷之十六

丹陽葛立方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謬

學者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却微之見應
愛世間少有別花人善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為
主不別花人莫使省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
謂別花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
侍御有欲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
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
是伴紫薇花對紫薇即後又云紫薇花對紫薇翁
名目雖同則此花之珍艷可知矣瓜其本

俱動俗謂之不耐瘞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熳
俗又謂之百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本
朝梅聖俞時注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膏
庠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彞則
曰薄上嫩膚搔鳥爪離上碎葉翦城霞然皆著不
耐瘞事而未有及百日紅者胡文恭在西掖前亦
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
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
盛省吏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于此晏
元獻嘗作賦題於省中所謂得自羊墅來從召園

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是也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為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畧穉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着意頻李定詩云不露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花權獨王荆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為有意所謂少陵為爾牽詩與可無心海棠近於曾大父酬唱集中有凌吳陽詩

夫誰詩人不道破為尤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瑤花瑤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人作詩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藥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上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藥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藥得名不應捨玉藥而呼瑤魯直亦不應捨玉藥而名山礬也豈端

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僊迎似而非也
也鮮于子孫嘗有詩云百藹天下多瓊花天上希
結根記靈祠地着不可移八倍冠群芳一株攢萬
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王藥按
唐朝唐昌觀有王藥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
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王藥花
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王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
是也唐內苑亦有王藥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
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王藥天中木金閨昔

井苑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然玉樹
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王藥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
不識因子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藥
花置一處有玆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
土祠中玉藥之句者非謂玉藥花止謂瓊花如玉
藥之白爾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玕琪樹皆實
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古以為仙樹未易得見
故孫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
路冷鶴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蒼云琪樹年

七 玉蘂新洞宮長閉綠霞春蔡隱丘諫琪樹詩云
山上天將近入簡路漸遙誰當雲裏見如欲度
橋是人間未必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曆寺
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
壁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柯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
奔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五里一
灰五里一喉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籍如是

龍眼

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

其在西極

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誇大以為甘旨之極則是
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
以啓之鮑防難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
郡夕函關馬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
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矣

楚詞云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
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揮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
之物所謂疎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
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
何以慰離折蓮嶺溪行云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

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疎麻錢
起題韞川詩云拆麻定迺時乘月期相尋皆用楚
詞意用於離居至於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
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為玉誤矣

東坡賞枇杷詩曰魏花真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
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揚梅尚帶酸則皆以盧橘為
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為
枇杷蜜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燃柿
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為二物
者如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是也

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即枇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
橘為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
釣磯若以為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耶錢起送
陸贄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懷橘事則又以為
木奴益無按據

白樂天賦有本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橘杜梨
野葛水狸以調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
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由百尺條自謂得
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風
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調附麗擢勢者其八

章則曰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上風影清如水霜
 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大遇
 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
 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
 孺而不入宗問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
 任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於八木之中而自
 比於桂殆未為過也

酉吐雜組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
 花藥中所無也然北齊揚子華在隋朝之前
 畫牡丹慶極分明之句何耶至唐則此花盛矣

李龍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易去
 上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各不同信乎人
 力或能勝天工也歐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
 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
 朱砂玉版人未知四十年間花百變寂後寂好潛
 溪緋自唐天寶至本朝熙豐間三百餘年宜其花
 種日盛然見於圖者九十種而已豈能登萬樣之
 數哉柳渢詩云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
 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
 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

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皆激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盡盆中圍繞
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荅
呂通判詩云千頃芙蓉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
盡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冷行然維揚芍藥
妙天下可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
勝會何耶東坡在東武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
寺剪芍藥置瓶中供佛外以供賞翫不下七千
餘朵有白花獨出於衆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
寺裝盛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盃之詠惜乎歐公

未知出此

杜子美古栢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
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詩評載王郊大夫竹詩示
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劍幹聳萬條鏘坡曰十
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上云
人看王郊詩若能思誠為難事蓋謂此爾
珍木奇卉生於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
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
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教於樵斧固為幸矣

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
曰紫陽於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
豈不為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
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
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艷膩當時
亦無有之識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拆芙蓉栽旱地
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
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士埋光鏝采於山林皁壤
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鑒者孰謂無
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
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為梅花賦清便富艷
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
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鉄之句近見葉少蘊效
楚人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於窮冬凝嚴之
中犯霜雪而不懼毅然與松栢並配非桃李所可
比有不有鉄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
則唯鉄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
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

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
花行云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
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
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疎亦謂之慈竹
言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簇茂天長地久萬
祇爭盤千株競紉者梁簡文荅獻筆書云五離九
折出桃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
矣老杜桃竹枝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
如紫玉則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

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
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簞為笙方
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梭身如
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為簞耶梅
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簞冷如水恐亦是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又曰杜宇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
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
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又曰古時杜鵑稱
望帝竟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
帝魂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

故老杜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為餒其子
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與
哺雖老杜集中杜鵑詩行凡三篇皆以杜鵑比當
時之君而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
曾百鳥之不若也寂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計
不得其所蓋說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
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云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雛下多逢虎亥
日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商行云亥日饒蝦蟹寅
年足虎驅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為市山谷亦有魚

收亥日妻到市之句

人之悲喜雖本於心然亦生於境心無係累則對境
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禽鳥變
聲則歡然有喜人以為達道余謂尚未免着於境
者歐永叔先在滁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
人謫官而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
一篇似反滁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宮
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
滑七宮花正好愁雨來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
可憐枕上五更听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

枯菟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

夫豈有二哉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水
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外
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
一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
甚梅聖俞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
少鱗來按觴又有針口魚賦云有魚針喙形甚小
常乘春波來不少取之一掬不重銖抄則白小之
魚尚為丈人行也

縮頭縮出襄陽以禁捕鱖以差斷水因謂之槎頭縮

項鱖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鱖老杜云謾釣槎頭縮

項鱖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釣歸釣縮頭鱖或

疑坡為平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鱖

魚楚人語也

文房四譜載鱖承式以靈蓋帝贈温送筠有詩云三

十六鱖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謂鯉魚三十六

鱖充使謂憑鯉魚寄書也用文選呼兕烹鯉魚中

有尺素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

十六鱖上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

此而聞其說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

六七鱗景文云君軒懸結蕭七馬尺素愁憑六七

魚謂六七三十六也

柳子厚有放鷓鴣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

其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於詔追之時有自悔

前失之意故前言狗媒得食不復顧後言同類相

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任文也

潮州上強精舍寺有陳朝觀音商仲容書寺額三門

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

樂天詩有唯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

句蓋為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

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

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

遊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

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

味也

韻語陽秋卷之十六畢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

丹陽葛立方常之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瘡者曰誦吾詩可療令
誦子章髑髏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
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瘡矣其詩云患癘三秋孰可
忍寒熱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
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醜屢
紅粧子美於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
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

山谷平生為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

眼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
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
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
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
生牽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為目害尤甚唐
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
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
大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
口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
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於醫
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心讀書其言近莊子不
自託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
云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
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
醫卜隣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
庸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
弗通大方矜以誇已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退之云腦脂遮眼卧壯士大昭掛壁誰能彎謂張籍
也杜牧之乞湖啓云弟顛久病眼醫者右公集云

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為内障
則籍之所苦乃内障也

凡物皆可占非特著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既福
者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上辜
掌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
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鉢盂觸髅而作卜
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秋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哉
老杜云要把秋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秋
香荷鈞機言其香也梅聖俞秋花詩云圖出古宮

樹聳向白玉墀高麗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
也是二子但知秋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
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
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
間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
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
傳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害使王偉來訪因
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萬不差者
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
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

著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故因言揪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以五星法準之
則知退之以磨竭為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
口牛不見服蒲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
簸揚無善名少聞無惡聲以揆則知太陰在磨竭
者主得謗譽東坡嘗擬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
以磨竭為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終
云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
廬名則是東坡亦磨竭為身宮而乃云磨竭為命

豈非身與命同宮也尋常筭五星者以謂命宮灾
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宮故謗譽尤重
於退之職鑿坡而代言犯鯨波而遠謫退之七祭
悴未至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謂
知命者不為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
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印艾綬之祭而
不知苟得為可愧於是君平之肆許負之廬衣冠
盈矣劉夔得和蘇十郎中詩云菱花照後容雖改
蒼草占米命已通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唐
生子孫在何當一為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

謂命也我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奔競僭逼之患蕭綽非辨命論言人之既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棊詩多矣我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陽炯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荆公贈葉致還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

而厚或羸行伺繫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閉暇或事先和熒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摠攝或慙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悞刃批頰可謂曲盡圍棊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齊軀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棊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雙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叙類荆公而其它句醞釀處尚衆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欺亦可喜夫恣

貪欲於指顧爭勝負於毫釐業某者之常情而坡
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悠然者矣荆公亦有
棊罷兩奩收白黑一秤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人云
肉食傾人如出九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
不相遠然似不若前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丘
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某行以塞法齊
書沈文季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
即今之蹙融其法以已常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酉
陽雜俎亦云於棊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

遲速則格五也塞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
已彼蘇林以謂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
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態猶能諳
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
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
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他以他物
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
枉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
手已入薑鹽煎苦茶品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

爾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
 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薛能鳥紫茶
 詩亦有鹽損添宜戒，薑宜著更誇之句。則知以鹽
 煎茶誠無益於養生也。而心未嘗不對古之出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心柱
 道勁鋒銳，調利故難乏，而易使。白樂天作鷄距筆
 賦云：中山之明視勁，而後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
 美是合兩揆，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
 鷄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兼而用之也。近世作
 筆專用兔毛，而好奇者或屏兔毛不用，更以他毫

為之。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
 禿亦有鹿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
 穆父奉使高麗，得猩毛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
 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踈平生。幾兩履
 身後五車書是也。續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
 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墜，墜懼無以為
 計，遂以已鬚制之，反佳。其後遂戶料人鬚一合，此
 殆好事者說爾。

樗蒲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黑
 刻為犢其背，刻為矩。故李翱五木經云：樗蒲五木

黑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犢四為
王采取其全它八采為毗者惡其駁也按前史三
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
擲印為盧劉裕之喝盧勝雉皆以為前途富貴之
先兆卒之其應如響亦可謂異矣鄭谷詩云餘消
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塗兩擲未離穰穰內
坐中何惜為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官可俸而致乎
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傀儡之道其藝已能李道化通神

為傀儡賦云外眩刻珣內牽纏索朱紫塗並銀黃
煜爚生殺自口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李義
山作宮妓一絕云朱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闔
腰支不須更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
倡不如觀舞也然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於亂杜
牧所謂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是也
漢高祖白登之圍以刻木為美人而圍解樂錄謂
即今之傀儡則是舞或亂唐而刻木或可以興漢
義山之詩異矣

楚詞云崑蔽象棊有六博此分曹並進逆相迫此王

逸謂投六著行六著故謂之六博言以菑落作著象牙為棊也而楚詞補注乃引列子繫博按上謂繫打也如今之雙陸棊也予謂雙陸之制初不用棊俱以墨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繫之法故趙搏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今六博既行六棊則非雙陸明矣

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日元衣朱裳執戈而儺以索室歐變謂之時儺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

乃作於三時而於夏則闕何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冷不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無儺惟於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繫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穿七拽茅鞭裸足朱禪行戚上相顧笑聲衝庭燎挑弧射矢時獨叫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墜行皆謂除夕大儺也其塗飾之制若驅禳之儀與周官畧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儺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巽當直其畧云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入入服其

敏而工。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
十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其詞云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初不知
壤為何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
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
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韻語

卷之十七

音語陽秋卷之十八

丹陽 立方 常之

余嘗謂知人難堯帝猶以為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
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房杜輩於賤貧之
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
竄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
一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
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
無疑余嘗觀子美贈王珪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
書皆謬也珪之元孫也謂珪為高祖其曰我之

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冰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
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珪嘗為禮部
尚書則尚書婦乃珪之妻非珪之母也故詩之中
章云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
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皆謂珪妻爾人
徒見詩中有剪髮之事有同乎陶母故謂珪母嘗
爾豈不與尚書婦之句相踈語哉

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
句固以公輔自期矣奈何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
訪來公遺迹詩云江山蒼莽後禮數困英雄

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公以瓌奇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輩遇之信
乎知人之難也李太白樂府吟云大賢虎賁愚不
則當年頗似尋常人蓋謂此也

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正為教官富季申為魯山
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編修持節來寓○先公語人
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特富在外邑則以
職事處之於城中列三人者薦於朝以為可用仍
以去非墨梅詩繳進於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
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褒擢初寶臣字去塵○

先公一日謂之曰君節由具也宜改字寶臣取奇
卿輔拂之人為國寶之義且作序而行其意及三
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五管之書亦未
嘗究金書之義而能逆知其必大者獨以其所為
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問可也先公
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李申既罷樞筦亦挈家來
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李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
衫短簿汝陽天鶚牘當時誤為賢承乏西樞了無
補還依丈席聽常編其二云冷陳花骨巧裁詩
把獨篇薦玉輝未說他年調所事只今身已鳳回

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
木腹膜皆入篋知人誰過葛仙翁餘七篇不錄陳
君名恬字叔易有高節貧甚。先公命公庫以酒
肉薪米日給之掌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
非縣令給猪肝養賢禮厚隆三簋拜賜恩深艷一
簞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秘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丘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
游元豐初子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悽然不樂乎寫
詩為別曰可憐萍梗漂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
此空齊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十五年子由

方和其詩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幙下賓
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王介甫蘇子瞻皆為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
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怜心
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
上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
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
所以為一世文宗也歎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
君與梅二丈遊時載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
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

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
價矣

郭子稍李作小評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
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
間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擊春渚昨
夢墜前世再見欣欵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兩
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
吐觀此數語以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
恐其中墮爾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社祁公之門歐公雖貴

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
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已師資又寧止篇章此
伏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
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
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
四首有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
今日江湖從孝者人上諱道是門生蓋深病人情
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
年可謂極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

許之為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
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
介甫書云歐公更欲定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
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
蓋荆公之文因子固而授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
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謂荆公自期於
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
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榘
枘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剪裁逢原既死之

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
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
陸益巍七勢利寧無淡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盡
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七今何取天下滔七昔已
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
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
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
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
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於壁云題詩
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遊言於東

曰以先生為蘇二人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
常也王穉薦范雎於秦而昭王以為相其後穉為
河東守者因雎之言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而高
祖用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周以一
芥草茅遭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
之一言而身貴志得之時於何不聞有報何耶李
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
已張文潛詩云馬周未遇虬鬚公布衣落魄來新

豐一尊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蓋周維綠
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諳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
宗室世守居藩樂工鳴玉曳履皆切中時病者也
史臣至此之為築岩釣渭亦過矣哉岑文本云周
寫有少色騰上必速但不能久其後周年止五十
志不盡行文本殆如著龜矣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世一遊長安王維傾
蓋延喜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已不肯
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
所希史載維私邀浩然於苑而遇明皇遂伏於床

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為詩至有不才明主弃之
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嘗弃卿因放還使維誠
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愠
乃爾嘿上或者之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寵鳳林
之墓繪孟亭之像何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何
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邪其曰幾
欲犯顏出薦口氣像碑石未可攀又云東馬嚴徐
已奮飛枚臯即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引
隱情借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憲以甲科起家至慶曆中
曾大父通議榜真榜相繼及弟爾後世亦有人大
父清孝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某黃公
度榜至小子邲未得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皆
有詩以紀慶 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
金贏教子何如只一經慶曆科名今已繼更教來
葉嗣前馨先大父贈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
數千人喜汝穿楊箭親慶緒綿長時幸會文科
典後事還新昔年繼榜熙寧歲今偶同科紹聖春
從此莫教書種斷孫曾應復但昌辰文康公賜

詩云兒曾春榜預言揚竊知難復士鄉黃綰未
能撈好語青毡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床客女
夫章侔同榜攀桂同標北寺房聖世選才如華岳
積塵曾不愧毫芒予嘗贈邲詩云吾家五世十三
人競擢丹枝撼月輪慶曆賢科開後裔隆興儒業
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中帝里春從此
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
曾孫在桂籍者於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於前長
子郭亦不廢學業故期之於後其他宗從登科者
甚多各有詩紀慶不暇錄

郊始留意星曆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間斗為帝車
 賦省試復以日星為紀三台色齊為詩賦題其所
 為貫穿其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郊登樓至十
 六級而止筮之為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
 子作詩贈之曰張鈐走懺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
 題名字魏紫光華榜詞章斐豐動文奎階梯已合
 嬰兒夢星斗光分天老題後日疆傳當第一天倫
 科甲尚為低時郊弟邵王佐榜甲科第七人
 孟郊落第詩曰弃置復弃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
 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

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
 已云豈知鷓鴣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
 通歎命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
 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
 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
 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
 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非能自持者其不志遠
 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倒喝狀元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翰榜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已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書云閉戶十年專筆硯仰天無處認梯媒如此等句幾於哀

鳴矣本事詩載張晉公於興化里鑿池起臺謝賈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中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之哀鳴猶為可憐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州計借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為足成其篇云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筦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

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佐是
年省闈不利則有負於錦衣之祝矣東坡嘗書唐
佐課冊云雲興天際欵若車蓋凝臚未瞬泐漫霞
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靄縷四墜日中見沫移晷
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刊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
賦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
中試與問諸天深為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
而東坡頌貢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
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

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寒
責座主歸過於已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梅聖俞送方千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
雷變有時且復歸孟諸送蔡駟下第詩云爾持金
錯刀不入鸞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蓋人
士切於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於有
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上出
九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於僮僕也施肩吾及第
詩云今日步春早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

風色好是改觀於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
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
去年淚有吾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
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
喪於膜外者乎

文闈有執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為考官大陳
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為考官開門徹棘令
學者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孰辨耶予知其故矣
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建紛
然幸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矣

為哉朝向公鄉說暮向公鄉說誰謂黃鍾管化為
君子舌此孟郊有祈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
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為此
杜荀鶴有祈於知己也而斐贄取之砌下芝蘭新
蒲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却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
烟一寸心此鄭谷有祈於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
子折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長慶初
錢徽為考官取鄭明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
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
一人而錢徽貶江州刺史當時詔書以謂浮薄之

徒扇為朋黨以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則陳
書徹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畢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

冊陽葛立方常之

歲時有拔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
鷄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拔瘟穰惡而法必
自幼飲何耶顧光歲日口號云還冊寂寞羞明鏡
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
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
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
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
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為無理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沉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禦魃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為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

子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烟蓋常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佳期王績以元巳為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九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

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
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烟之說盧象
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
為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烟一月周舉為郡
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祇禁烟三日子美清明詩
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
三日之後則知禁烟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
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
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

百六店舍無烟官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時勅官
中許燃燭乃一時之權宜尔雅云龍星木之佳也
春屬東方必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
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為子推設也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後除去宿垢故謂之後禊禊
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會於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群賢畢集遊目
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
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

紹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曰與客相與推笑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週為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艾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痴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

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日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與胡景吉叟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為九老會未果而卒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已楚建中王名猗嫌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

凡詩所謂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
間盛事并遐笑一席幾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
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後之又作同甲會潞公詩
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
園同賦客合成高嶺採芝仙是也潞公又與范鎮
張宗益張周史招為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
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遊河叟半是
清明解紱人是也潞公以勲德享大莖功成名遂
優遊臯壤日與賢士大夫譙笑而飲食起居端類
少壯非天昇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直

會杜祁公在濉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
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
主人歌客庸疇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
陶淵明則不然各嘗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
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壯
園樂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五
枕醉人從獨卧金羈倦客听先歸其亦二子之意
也白樂天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
命小青賦畏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有至

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
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
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苦賢山谷云
欲眠不遺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客之
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
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鴉兒黃
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
是也有以碧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醑新酒是也
有以紅為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

今聞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烟脂酉陽
雜俎載賈瑀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
以瓠炮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為崑崙
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酉陽雜俎載鄭慤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
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為碧筒
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
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
抵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可如大
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

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况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豉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菓菜也所謂鮓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鮓筍也是此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

菓菜而不可得會巢元修自蜀來使歸到其

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必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一物之珍可知矣菹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菹醬是也菹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餅魚苞蘆是也

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

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後於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摹是以姬孔為法以

管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為正，則勸所言誣矣。東坡懶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

子韓約櫻桃餠，又有胡突鱸、麋皮索。為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周顛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齏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於刺割，蚶蛤微命易於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少者，尤不也。鍾岢嘗告其師何子李曰：車螯蚶，中自目內，唇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豈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異？故可長充庖厨，永為口寔，何其仁於大而忍於細歟！山谷信佛。

甚篤而晚年酷好食饍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
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
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為殺雞
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為封羊而轉經是豈愛
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元碍禪蘇張
行有為法亦各其所見爾

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禁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
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為名白樂天
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
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

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
枝李義山欲至其家又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
及昵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間怨句甚多所謂畫屏
綉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
類是也嗚呼天倫同氣之重共聚於子女揉雜之
所已為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為詩章
顯形怨讟且自彰其醜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
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
鸞鴦在公子歸時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簞

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也。坡復有贈張刁二老詩，有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緝嫌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窓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此言不知為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紅靴之語，其斯人之徒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髮付女奴以授詹。

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為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顛顛盡如今

却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為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叙事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末喜魯威滅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寂夫詩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

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
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
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
却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
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
越而坐得西施也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
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
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
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

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
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
滿繒祗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此諸
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實竊英雄
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之地
又使伎人着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
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嗚嚶涕泣留連妾
婦分香賣履區處春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真名
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磨

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
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
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尔武陵秋
風辭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
覆數百言綢繆眷戀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
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
衰中自誅褒姒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
商之誅褒姒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
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柰何

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
已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
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陽赴井是何人
小說盧環抒情載唐僖宗幸蜀詞人題於馬嵬驛
云馬嵬烟柳正依依重見銮輿幸蜀歸泉下阿瞞
應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
誣阿瞞乎

詩何謝乎

賦本詩意曰本夏山陽出賦一帝建時汝無不

本夏山陽出賦一帝建時汝無不

本夏山陽出賦一帝建時汝無不

本夏山陽出賦一帝建時汝無不

本夏山陽出賦一帝建時汝無不

本夏山陽出賦一帝建時汝無不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

所陽葛立方三常之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栖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烟

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

云雞鳴發黃山暝投鰲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

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

移往來牛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

自得也則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為

衣食所驅者也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

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携駿馬美妾

所適二千石如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
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
杜子美送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墜馬諸
公携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
在於甫也何由美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
尊方肝食仗爾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
爾謫仙人送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
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
通貴之士若謂卑之甚則稱爾以後三人皆非

孺之列蓋其詩格變應如是恐不繫重輕也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
不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為奇器物
貴新而必取穿漏弁薄者以為異曰是古也乃不
靳貲費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畫貴古猶欲
識其筆法之淵源以穿漏弁薄之器而珍之此何
理哉嘗觀老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
深其末云蛟龍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
要厚賞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

翼為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為輕舟悞矣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栢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揚德逢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折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挂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萍

萃确确蛻骨蛻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鉞抽
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所車言水車之
利不及雷車所需者廣也

瓢之為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楊子比之
山雌文康公築室泛金溪上闔門十指朝蒸暮鹽
未嘗敢以貧為病嘗曰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
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
許由隱烟霧得瓢不飲惟挂樹又不學德義居虎
丘帶瓢入市多騎牛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
只瓢飲下瞰金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

金溪化為酒歲歲持瓢醉花柳

君子為小人誣巉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
其憤如朱書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
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
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
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
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姤佳月篇云
○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潔
白支願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獨照一
天碧始亦二子之意

即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床居官
清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
携歸故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蘘唯向天
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
吳門復取洞庭双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双石
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
石遂歸履道舊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
機未必及支琴鳴呼泉石膏盲人土之逸韻若樂
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為

狼與豺朝也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
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
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
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
謁常臯於蜀郡暢感常之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
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作而道義可為友也如張
鑑之於陸贄崔郭之於李謙是已魯直云逐貧不
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來處也老杜
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

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受安祿山偽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
里囚善盡祈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
中免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
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靈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
之懷直道乎當是愛忘之言爾八哀詩亦云反覆
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槩蓋
傷之也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
死言房瑄之敗也瑄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為右拾遺會瑄罷相
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救
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
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
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瑄之章豈亦出
於私情乎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蓋
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論作
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

事乎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論作左材
瀕於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上山松瑟瑟
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
肯少屈於操哉末篇又託興鳳凰有何時當未儀
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日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
斛遣信行修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
淵明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
子也以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
初學記載王裒買便了為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

券而淚下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土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
惟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為刺史王涯
以資淺為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
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
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
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勸頌教用禮儀縱此
結成千萬恨今朝果申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
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

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謫樂天死也久非樂天之
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
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
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為
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
有以為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
信乃繆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
跋東坡遺藁云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
衰歟源涇自為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興

白有時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天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子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為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晤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祖感彼行路眷焉踟躕蓋深傷之也長沙公於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進簣雖微終焉為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謂盤餐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况於盃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飲而盡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相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

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
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
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
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
常飢稚子色淒涼若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象寒溫
問泛愛不救溝壑辱庸常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
棄能使常即迹也疎觀此五詩可見其難窘而有
望於朋友故藉也然當時能調之者幾何人哉劉
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怪窮厄山谷云持飢望

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子美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
老十絹百絲之饁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廌
以四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
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
辭毛粟施行自立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於天資
矣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
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面有獲者也

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鉢後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

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者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劔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者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愿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梨韻語陽秋後引



宋吏部侍郎齊國葛公所著韻語陽秋二十卷自漢迄宋凡篇詠之傳者輒為研覈其是非工拙而人品之高下時事之污隆亦間附焉不特為辭句評也公天資高邁文藻夙成為清孝公書思之孫文康公勝仲之子文定公邲之父也與弟立象竝登紹興戊午黃公度榜進士第父子歆向伯仲機雲時人慕之予時為太史輝嘗叙其歸愚集云葛氏自通議公以文起家清孝

繼之文康始以文大厥聲吏部又以文掌
制于中興可齋復以言論風旨為時聞人
蓋其家學淵源通議清孝培其根文康發
其華吏部擢其英而可齋潤色而振耀之
其資深力久哉蓋確論矣可齋即丞相郊
也其後錫謚文定配饗先廟廷史稱良
相焉其書成於隆興中敷文閣學士武夷
徐公林為序其首簡而公亦自序之矣軋
道中百部郎沈公珣又序其後而梓行之
世遠言埋學士大夫願見而不可得謹幸

生公後居同邑姓同譜矧文康寔葬由里
山觀音礪下而公父子伯仲皆嘗講學於
定山玉乳泉上松楸森梓宛然在目其可
無傳乎近偶得之於里之而伏
讀之弗忍私也亟謀鋟木以永其傳公諱
立方字常之所著有西疇筆耕五十卷方
輿別志二十卷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
卷此特其一爾先世居吾江陰之青房後
以文康守湖因家於湖之浚金溪云
正德二年龍集丁卯三月上澣謹識

程